

返魅之旅

中国古代**美术**异史

潘星辉——著

返魅之旅

中国古代美术异史

潘星辉——著

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浙江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返魅之旅：中国古代美术异史 / 潘星辉著. — 杭州：
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7.3

ISBN 978-7-308-16546-4

I. ①返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美术史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
古代 IV. ① J120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25064号

返魅之旅：中国古代美术异史

潘星辉 著

责任编辑 周红聪

文字编辑 张 颐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插 画 潘星磊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6

字 数 144千

版 印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6546-4
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: (0571) 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

启真馆 出品

献给父亲

楔子

我虽说是假的，但你

不妨叫我「真真」哪

我在未名大学哲学系读博士，论文写得不顺利，这学期便跑去旁听了乌教授的《中国美术史》。教授好像学问还行，学生不少，尽管多一半在底下看书或玩手机。我从小受父亲影响，对东、西方艺术都有涉猎，而颇以西方艺术为上乘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在乌教授课上当真听到不客气的批判之辞时，竟颇有几分不受用。我暗地录下了一部分授课内容，有时忍不住通过回放，一边温习，一边思考，渐渐意识到，我的某些不快来自于乌教授那独到的历史观——起码在我看来是非常独到的，尤其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史、文化史成分，简直动摇了我专业学习上的信心。

在一个沉闷的周末上午，我参加了乌教授主持的一场美术史论坛，大感疲惫。午后，我回到家。一进门，就觉出有点异样：这本是

父母休息时间，但他们却在屋里走动，特别是父亲，神色、语气都透着那么兴奋。等他连连招手，引我至书房，往桌面上一指，答案就揭晓了。

“中午我和你妈在旧货街吃的饭——”父亲开口说。

“我就猜到了嘛。”

“听我说呀。吃完顺便逛逛地摊，新添了一个卖唐三彩的，问他，说是昨天才从河南来的，有好些个唐马啊、天王啊、镇墓兽什么的，我都瞅不上，就这件侍女像，叫我一眼盯上了。”

“你爸说这造型、做工，肯定是真品呢。”母亲跟进门来，从旁插话道。

“还会有真品？”

父亲想收起得意的笑容，非但做不到，还添上了手势：

“怎么不会？当时他开口要价五百，我说两百，他说至少三百，我拉着你妈就走，刚走不远，那人一溜小跑追上来，说两百就两百，赔本赚吆喝。——这不跟白捡的差不多吗？”

“我俩轮流抱回来的，累得够呛。”

“两百块就想买真唐三彩？”我叫道，“在旧货街什么地方？我给您退了去！”

“别胡闹！回头你帮我看看，摆哪儿好？”

照说父亲不是没鉴别力的人，但可能是他早年间出差山西，对晋祠彩塑侍女印象太深，由此落下心结，且年事日高，又增了些许偏执。我何尝不知道这癖好也算利大于弊吧，就顺势说：

“摆归摆啊，您可千万别出去说买了什么‘真品’，再把贼招来！另外，下回要是爸说去旧货街吃饭，妈千万拦着点儿！”

这两个人相视一笑，前后脚溜出书房，把门带上。

我在桌边坐下，瞧了会儿眼前一尺多高的女像，只见她面庞丰腴，身材却显得有几分苗条，两臂屈在胸前，左手一指翘起，跟微扬的头部、微笑的嘴角相配合，真有股令我喜欢的俏皮劲儿。

“最近不是借了好几本美术史的资料吗？”我提醒自己，“何不查证一下，到底仿的是哪款原物？”

我起身打开一本《中国艺术史》，找到唐代部分，共有六张三彩图片，毫不相干。我撂下书，又凑上前去仔细端详。说起来，这样的亲密接触在我是从没有过的，到博物馆参观，始终隔着玻璃幕，而且通常光线昏黄，仿佛成心要加大跟历史的距离。我甚至还拿鼻子闻了闻，倘若给谁看见，没准儿以为我是个行家呢。我拽过另一厚本大十六开的画册，随手翻着，一帧清晰的彩色图片豁然呈现，简直成了桌上立像的倒影：那原来是1957年鲜于庭海墓出土的女俑之一，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。比较之下，父亲的新藏品造型几可乱真，只是五官修饰得更具现代感，还有就是，由于作了仿旧处理，全像的色泽反略显朦胧。

我重新落座，颇有些欣欣然，掏出手机，戴上耳机，任挑一段乌教授的讲话录音，播放起来。教授的声音有种特殊的磁性，语速也很适中，另外，他还有个表达习惯，就是每作强调时，先高叫一声“诸位”，接着压低声音说“我不知道”，然后恢复正常语调说“我想”，对此网上还流传过调侃的段子。我正闭目潜心地玩味，忽听桌上窸窣作响，连忙睁眼，却未见异常。而当我再度打量起女像面部时，竟生出似曾相识之感：“这一定是我近来见过的，”我揣想道，“如果不是博士班上的，难道是英语课上的哪个女生？”

就在我目不转睛之际，刹那间，女像的双眼眨了眨，紧跟着，她将双手抱在一起，微微点首，分明向我行了个礼。我是如此地惊诧，



以致干脆冷静下来，准备接受任何奇迹。

“好的，”只听她说，声音清婉，但不知从何说起，“谢谢你！”

她整了整翻领，像是为了活动一下肢体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谢谢你们家人，帮我摆脱了那个古董贩子。”她补充道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“倒影”。

“可你帮他赚了钱，对吗？”

“这个我身不由己呀，但我有法子补偿你：你不是对古代美术感兴趣嘛，我认识些这方面的师友，可以请他们点拨点拨你。”

她若无其事地绕过图册，来到书桌边缘，确保目光平视我，两臂下意识地弯回胸前，似乎在等待我的应诺。我脱口问：

“你有名字吗？”

她嫣然一笑：

“我虽说是假的，但你不妨叫我‘真真’哪。”

“这名字我喜欢。”

我旋即表示赞赏她的补偿法子，但又自作聪明地提出两点质疑：第一，这是否一次方便、闲适的外出，而且不会耗时太久？第二，我和她大小未免悬殊，难道要我把她抱在怀里，就像我父母做过的那样？

“当然不用，”她摆了一下左手，“我能变得跟你一样大。”

“这又有点恐怖吧？”

“懂了。那就把你变得跟我一样大。”

根本没容分说，我就忽然和真真手拉手、面对面站在一起了，四周空落落的，无从判断究竟是在哪儿。

“你瞧，”她愉快地指出，“我们已经离开了书房，一点儿也不费事！”

让我感到恼火的是，我前几天才剪了头，比起她那既松且高的倭堕髻，居然还矮了几厘米。

“对了，我怎么称呼你呢？”她打断我的烦思，愉快地问道。

“我姓古，在学校里，大家都叫我小古。”

她想了想，最后愉快地提议：

“我叫你古生吧。”

目 录

楔子 我虽说是假的，

但你不妨叫我“真真”哪

1

第一程 错爱

1

“鬼陶”——俑的故事——“美术”与
“艺术”——美术史——博物馆——逆推

第二程 请循其本

29

石刻——动物雕塑——巫术——通灵——
中、西之间——正—反世界

第三程 象教

57

美术与宗教——艺术自觉——兴像=功德——
反偶像——建寺兴像——艺士、艺工——佛教
之外——光和暗

第四程 以退为进

97

唐、宋绘画——壁坼幅裂——纸本画——墨
画——征服王朝——“南宗画”

第五程 从二维到四维	129
------------	-----

后佛教时代——“术画”——纸扎——
外来雕塑——象生——集大成

尾声 我该如何安放你呢，真真	160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参考文献	164
------	-----

后记	173
----	-----

第一程
错爱





前页图：〔唐〕陕西西安出土唐三彩女俑

本页图：〔唐〕陕西醴泉出土牵驼胡俑

〔商〕四川三星堆出土青铜立人像

在我看来，我们纯粹是在空洞地走着，而真真不改其愉快。有时我落后几步，感到她黄色短衫、绿色长裙的背影煞是神气。

“你真是个侍女吗？”我主动和她攀谈。

“我也觉着不像。”

“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问题在于，什么是我自己？”她过分深刻地反问，接着转移了方向，“谁说我是侍女的？”

“我父亲。那本画册认为或许是位贵族女子。”

“这倒不打紧。——啊，古生你瞧谁来了？”

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一个胡人牵着骆驼走来。胡人很矫健，骆驼也很粗壮，驼背安好了驼架，两峰间搭着大皮囊。在相距不远处，胡人停下脚步，向真真躬腰施礼，骆驼嘶鸣一声，四肢跪地。真真挽着我一起坐上驼背，一面表功似地说：

“是我找老胡来帮忙的，这样我们轻松不少吧！”

那个老胡嘟囔了句什么。

“他讲的是吐火罗语，有几个人听得懂呢？不过，必要的话，骆驼可以做翻译。”

骆驼两耳奋迅，好像确认了这一点。

“鬼陶”

“你该不是让我向他请教吧？”我狐疑地问。

“不是，我们还要再走一段，才会碰到那位专家。”她说，“但我们可以先聊聊啊，比如你喜欢唐三彩吗？”

“非常喜欢，应该说非常赞赏，有书上讲它们‘流光溢彩’，一点儿都没错！”

“你清楚它们的来路吧？”

她多少有些诡异的语气使我多少有些踌躇：

“嗯，不是‘出土文物’吗？从唐人坟墓里挖出来的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它们是陪葬品，是明（冥）器，对吧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唐人会像令尊大人那样把它买下、高高兴兴摆到房间里吗？”

我哑口无言，只见骆驼和老胡同时摇摇头，只听他们发出似笑非笑的声音。真真继续说：

“一个唐人‘穿越’到今天，走进某人家阔气的客厅，突然在壁橱里看到个三彩俑——不论人或动物，准会大惊失色，以为走错了地方、见了鬼。同样，一个今人‘穿越’到唐代，就会明白，不管这些物件怎样由工匠精心制成，怎样经朝廷颁赐或从市场购买，它们的归宿都在地下，离开了坟墓，它们毫无意义。”

“你是说在唐人日常生活中没有三彩制品？”

“我说了吗？技术本身是没有阴、阳界限的，一般来讲，必定先在日常生活里产生，再推广到另一个世界，区分仅在于用来造什么。杯盘碗碟，坛坛罐罐，唐人当然少不了——日本今天还收藏着颇多传世精品，但人物俑、动物俑，绝不可能混为一谈。近年某些唐装剧直接将放大版三彩俑当作室内布景道具，真是太震撼了！”